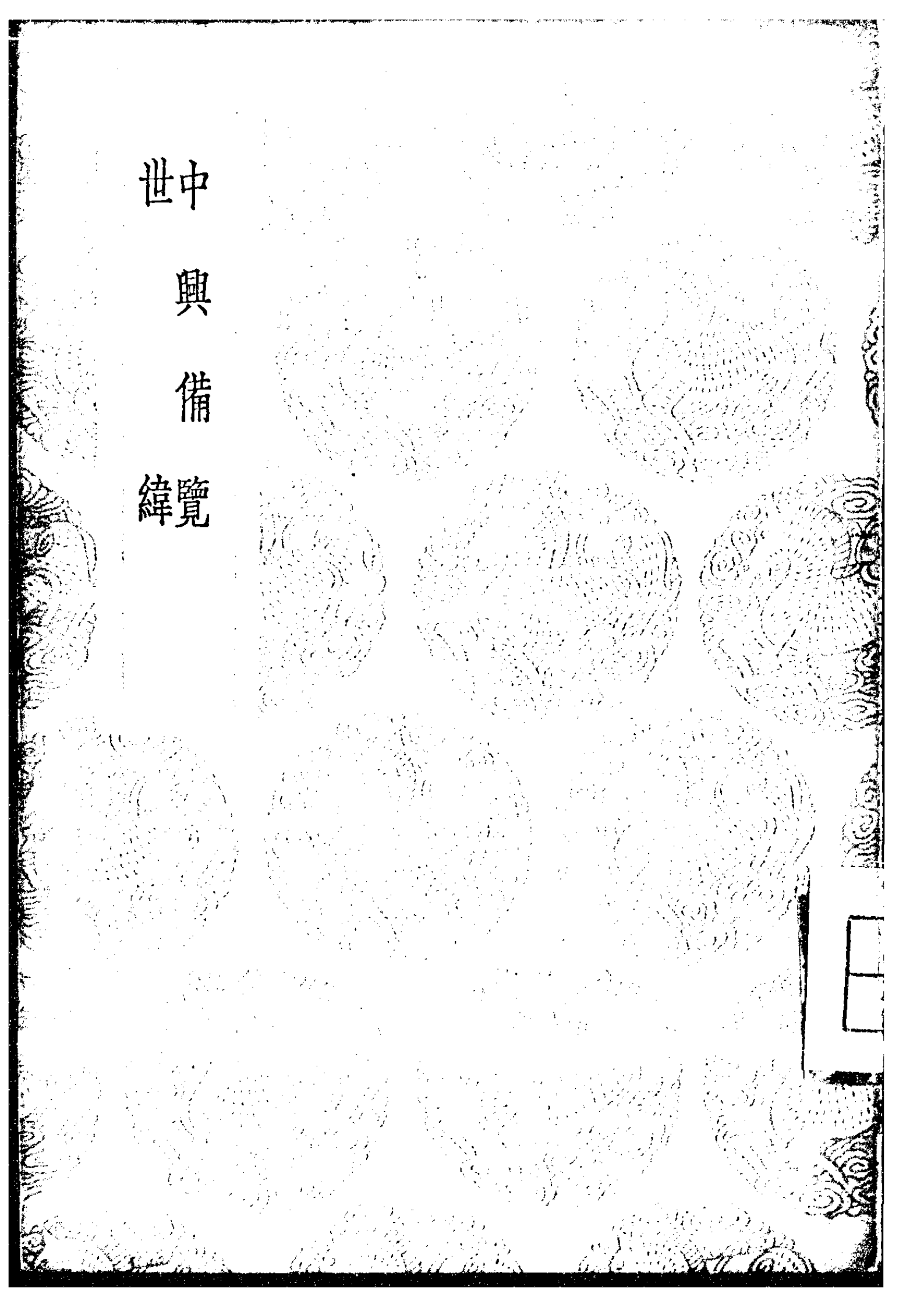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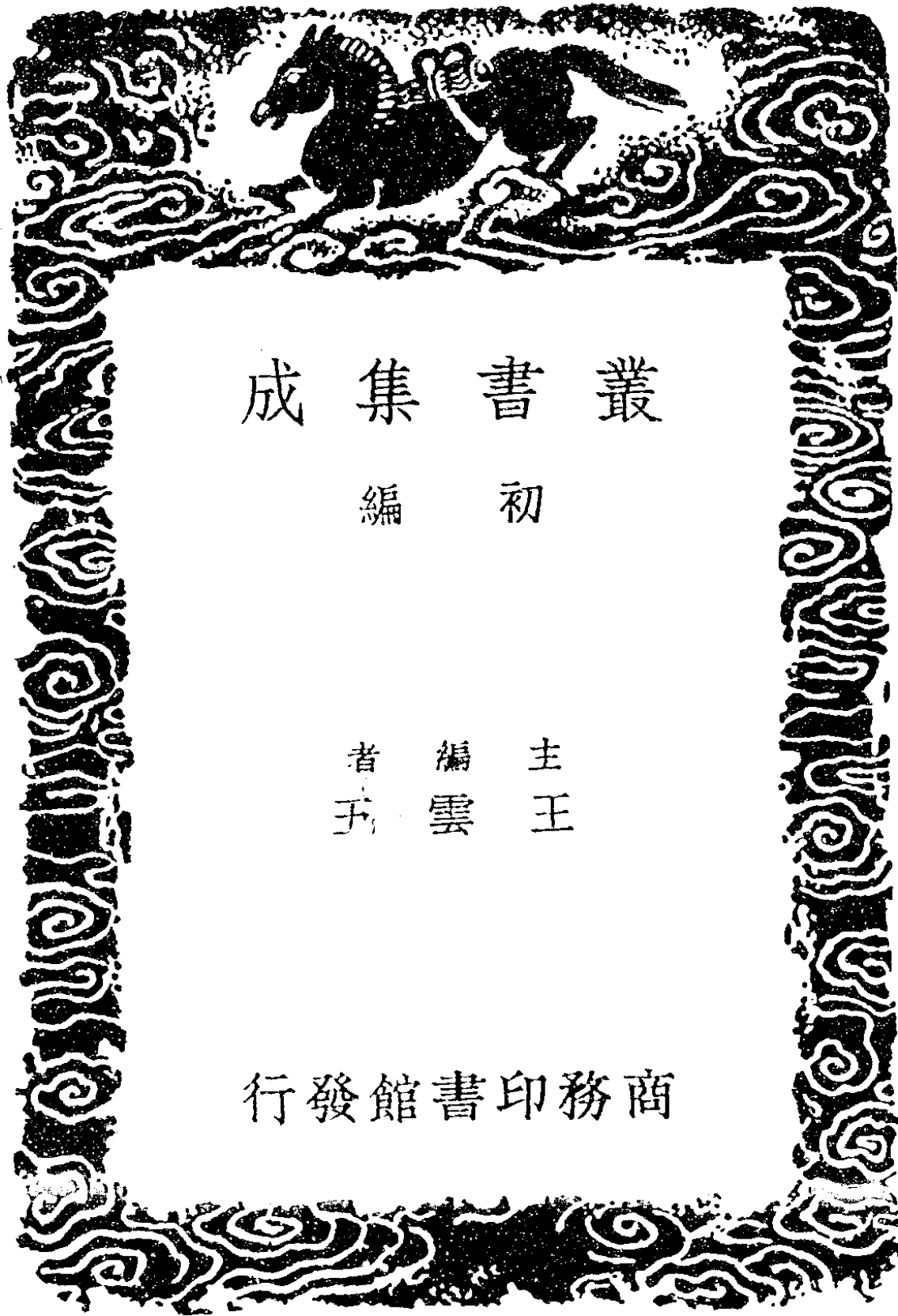


世中
興備
緯覽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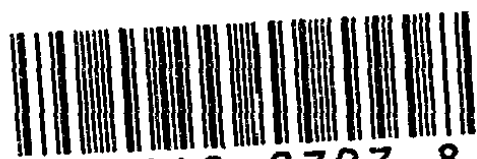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王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 興 備 覽



3 0649 0707 8

張 浚 著

中興備覽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目錄

第一

議征伐

議用兵

議姑息

議閒謀

議指揮諸軍

議固結人心

議駕馭將帥

議親近之人

議君子小人

議名器

議分別邪正

議彈擊

中興備覽

目錄

083
112
—
2:931

議任人

議撫恤侍衛之人

議堂吏

議軍器

議民兵

議諸州兵官

議宣政人才

議刑罰

第二

議大勢

議將帥之情

議假竊威權

議道理

議讒閒

議進取

議太原
議朋友
議大軍屯駐
議出使

第三

議均節
議練兵
議任事
議祿廩之制
議行師
議親民之官
議堅忍立事
議忠臣良臣
議臬極之道
議進退人才
議聽言之難

中興備覽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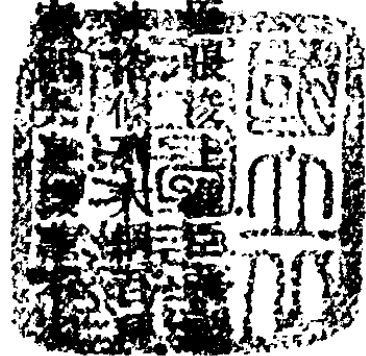
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聖訓令臣以所見聞置册來上用備乙夜觀覽。願惟遭逢之盛無媿古人。謹齋戒。以進。目之曰中興備覽第一。臣之繼此。又將有所獻也。曷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則害成。願陛下尙戒之焉。臣頓首謹序。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遜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況兩宮遠狩。四方因窮。所責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爲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爲戒也。



議姑息

世之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爲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後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願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爲。以惠天下。臣請以死效力焉。

議閒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閒諜之發。本以爲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僞。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卽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卽又發兵以應之。是惑於閒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指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爲禍也尙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若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徵而忽之。幸也。

議僇取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爲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制於外焉。若必曰某爲君子。某爲小人。一一別之。又未知其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眞爲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大小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幸予私。徇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爲瀆尊矣。至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茲固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雖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用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爲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爲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爲。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爲。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爲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者。則亦哀矜杖拭。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爲臺諫之臣。通曉古今。深明治道者。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爲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姦術得以施。將爲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尙可以爲朝廷之用。不爲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爲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閒有深知其所爲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爲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于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譏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婚嫁。時其衣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

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爲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爲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爲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爲過可矣。彼其閒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爲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乏。非旬月可辦也。

議民兵

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爲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爲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閒。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者。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

起。曷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爲帥者。皆謂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今之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之不可輕失。豈特爲將者然哉。爲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中興備覽第二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衰敗，豫何能爲？而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爲朝廷之所甚憂，不思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蠶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疏矣。況豫之乘暇因閒以整治軍旅，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有不勞而定矣。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

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爲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爲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爲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爲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爲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故。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爲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閒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爲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閒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寘疑。然後乘閒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閒楚之君。臣范增卒以

不用而死。讒聞之爲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每聞論者謂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爲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爲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爲我敵乎。況其罅隙旣開。怨讎交起。衰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爲吾之計者。是終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

議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專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尙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創業之初。江淮兩蜀。率皆未下。秦晉之地。尙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胸中有所定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讒譏之議。惑聽疑心。一有警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爲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

君上者。風俗何爲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穀澗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爲憂。曾不識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已疏繆乎。

議出使

近者曰親。遠者曰疏。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閒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爲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捭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中興備覽第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賢聖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尙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閒投好者，願亦如彼，卽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爲然也。錫賚之閒，亦所當然。

議練兵

士有好爲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爲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欺哀初斂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黏罕，輔之以僞太子，臣知其易爲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迂闊之儒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尙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祿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爲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爲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官不爲利祿計者。鮮矣。儻夷齊之操。人人爲之。則天下之士。盡爲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侵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員。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家之計。人

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爲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喪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爲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閒。可致清要。茲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閒。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瞠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臯閒。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然自爲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爲鑑。而況不爲樂毅孟明者也。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類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類於爲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至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

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才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參之輿論。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爲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謂既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吾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進退人才。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而況於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稍合意。雖無長才奇略。寢以柄用。或因一語少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寢以疏遠。方寸閒任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故小人之投隙乘閒者。得以行其姦也。天下人才。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馴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爲得計。而失計。蓋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大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

道而誅無道。雖遲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爲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靖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奈何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年。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避譏諂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也。

先大父忠獻紹興初嘗進中興備覽三帙。凡修德立政之本。聽言用人之道。選將用兵之策。與夫古今成敗之鑒。概見於此。高廟乙覽之餘。玉音嘉歎。雖已。侵木苑陵郡齋。以廣其傳。亦恐有志於國者所欲見也。定甲戌七月既望。嗣孫忠恕敬題。